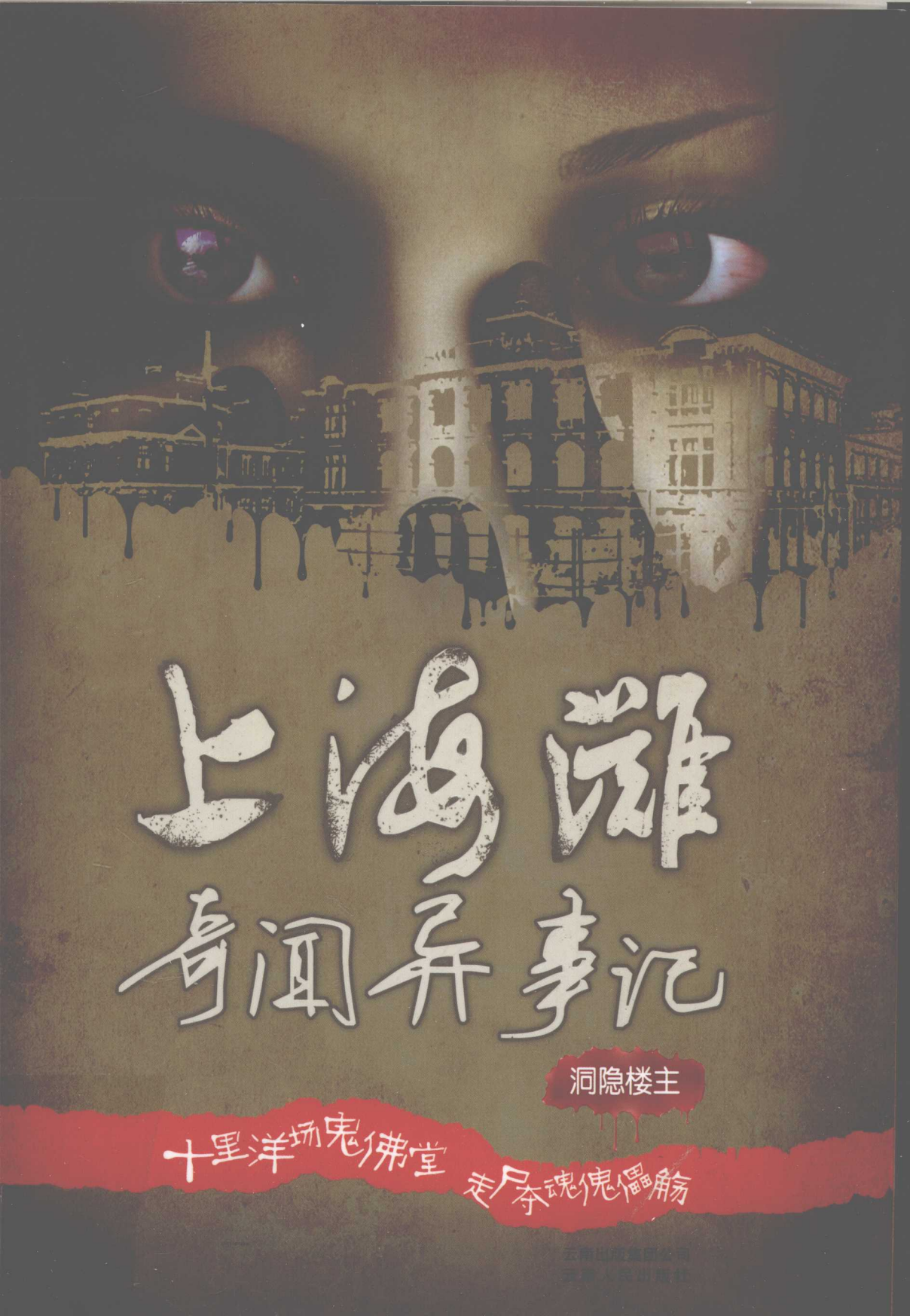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灘 奇聞異事記

洞隱樓主

十里洋場鬼佛堂 走尸奪魂傀儡角

云南出版集團公司
雲南人民出版社

上海灘 奇聞異事記

洞隱樓主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滩奇闻异事记 / 洞隐楼主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222-05672-5

I. 上… II. 洞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2527 号

上海滩奇闻异事记

作 者: 洞隐楼主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王绍来

特约监制: 辛海峰

特约编辑: 高 楠

装帧设计: 杜 玺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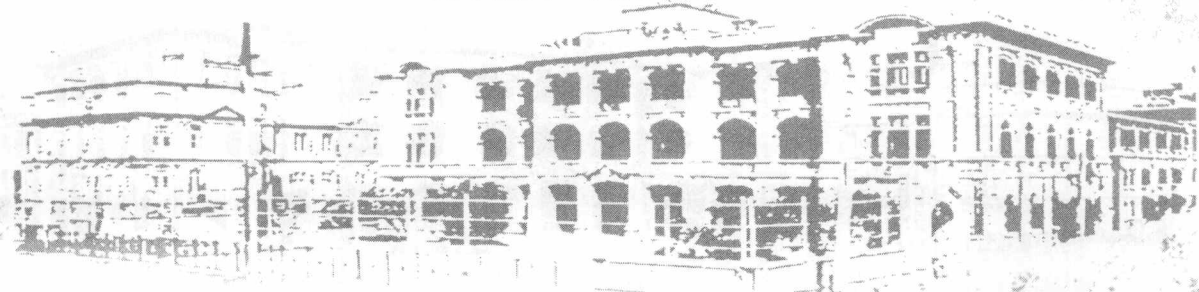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5672-5

定 价: 2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目 录

- 第一回 陈公馆 / 1
- 第二回 郑先生 / 11
- 第三回 访签 / 20
- 第四回 梦境 / 40
- 第五回 圣玛利医院 / 48
- 第六回 许伯的故事 / 54
- 第七回 陈医 / 65
- 第八回 跟踪 / 74
- 第九回 查访 / 81
- 第十回 胎记 / 89
- 第十一回 科学协会 / 97
- 第十二回 红信封 / 106
- 第十三回 钱府 / 117
- 第十四回 露馅 / 133
- 第十五回 回魂 / 143



- 第十六回 藏宝图 / 154
- 第十七回 姐妹 / 171
- 第十八回 尼师白月 / 183
- 第十九回 血泪 / 193
- 第二十回 冤鬼 / 205
- 第二十一回 天堂饭店 / 211
- 第二十二回 殴斗 / 223
- 第二十三回 附身 / 235
- 第二十四回 照片 / 243
- 第二十五回 审讯 / 254
- 第二十六回 黑纱女人 / 269
- 第二十七回 说案 / 276
- 第二十八回 转折 / 285
- 第二十九回 灵异 / 292
- 第三十回 谢幕致意 / 299
- 第三十一回 下台再鞠躬 / 303

第一回 陈公馆

陈久生，祖兴行的大老板，虽然年不过三十，却已是一副要人派头，在上海滩很有些名气。他早年在英国人所开的白斯顿洋行内充当一名小伙计，因为腿脚勤快，很受老板器重，后被提拔到办公室接洽生意上的来往。时间一久，慢慢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洋文。他周旋于各式人物之中，眼界渐宽，私下里也开始做点自己的小买卖。起初不过是为了赚点小钱以贴补家用，但没想到后来竟然越做越大，着实赚了不少。见时机成熟，他便离开了白斯顿洋行，自立门户，成立了“祖兴行”，专营丝绸生意。数年来家产百万，在官在商都是个人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各租界的领事关系密切，不少都已在他的公司内参有股份。有这样的背景，哪个不给他三分薄面？

但是今日，这位几乎可以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青年翘楚却是眉头紧锁，一言不发地靠在皮椅上，脸色惨白不堪；摆在一旁的饭菜已经凉透，竟还没有动过一筷。下人们见了这情形，都远远躲在一旁，谁也不敢上前去自找没趣，整个陈公馆为死寂所笼罩。

忽然，一阵电话铃响打破了沉默，陈久生迟疑了一下，还是缓缓拿起了听筒。原来打电话来的是祖兴行的一位经理，也是陈久生的得力助手。陈久生大约交代了几件事情，最后说道：“近来公司的事务就由你来打理，我会有几日不来。”便匆匆挂上了电话。

下人们不禁在一旁猜想：“陈先生一向以事业为重，这次居然可以放下公司的业务不管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？”

就在此时，一名佣人走到陈久生身旁，弯下腰说道：“老爷，左先生来了。”

陈久生一听，双眼立即恢复了神采，脸色也红润了起来，忙道：“快！快！请左先生进来！”赶紧站起身来，整理下略显凌乱的头发。

过不多时，进来一个年轻人，身材高大，穿着并不入时，头戴一顶圆帽，一说话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陈兄，多日不见了。”

陈久生勉强也笑了笑，客套地问了一句：“老弟的生意可好？”

这“左先生”名叫左秋明，是个豁达的乐天派，整天笑呵呵的。他也是个成功的商人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一名成功的投资人。他并不亲自经营买卖，而是在一些赚钱的商号内参有股份。按他的话讲便是：“我在经营上根本不在行，对那许多生意也一窍不通。与其占着位置由外行领导内行，倒不如放手让真正的内行去做。虽然参的股少了些，但总比我自已来做都亏了得强。”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手头一直很丰裕，空余的时间也是不少。但左秋明却从不用这许多闲暇去考虑如何赚更多的钱，而是只醉心于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甚至是神鬼灵异的事情。

左秋明笑道：“托福，托福，还算过得去。只是最近有两间灯泡厂连续砸了几份大买卖，估计年底账面上会难看许多。”陈久生也陪着笑了几声，边寒暄边将他引到书房内坐下，待下人们送上热茶后，便赶紧将门关紧。

左秋明问道：“陈兄，不知这次找小弟来所为何事？”

陈久生长叹了一声，无力地靠在沙发上，说道：“不瞒老弟，我碰到了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！”

左秋明不由有些奇怪，道：“哦？以陈兄今时今日在上海滩的地位，还会有什么难事？”

陈久生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一回，就算是有十个陈久生，恐怕也是束手无策了！”又是一声长叹，开始说道，“这事情还要从半月前讲起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内办公，忽然觉得一阵头昏，人也不舒服起来。好在已经没什么要事，便想早些回来休息。我的司机阿茂原要开车送我，可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实在不愿坐车，只想自己一个人走走。收拾好东西后便出了公司，在街上走了一段，被冷风一吹，果然感觉好了不少。”

“我想可能是自己在办公室待得久了，空气不通所致，于是就继续在大街上闲逛。当我走到圣玛利医院门前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乞丐朝我走了



过来。我掏出几个零钱想将他打发了，可谁知他并不要我的钱，反而推开我的手，对我说道：‘先生，我看你面露阴黑，额显晦色，恐怕近三日内就有一场灾祸啊。’我哈哈一笑，这种小把戏可见得多了，无非是用些晦气话吓唬人，好再要多要几个钱，也懒得和他周旋，干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银圆给他。”

左秋明插口笑道：“陈兄可真是大方，一个银圆足够一家人吃用大半个月了。我估计那乞丐定是赶紧将钱接过，然后忙不迭地说上一串吉祥如意的话吧？”

陈久生叹道：“不瞒老弟，我当时也是这样的想法。可谁知那乞丐对我手中的银圆竟是视若不见，反而指着我的身后，皱着眉头道：‘先生可知道你背后跟着的是什么？’我回头一瞧，哪有什么人跟着我？已经觉得有些不耐烦，道：‘我身后根本没人，给你钱你不要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’那老乞丐嘿嘿一笑，阴冷地说道：‘我可也没说先生身后的是“人”哪。先生若是不怕，我便与先生说了。跟着先生的却是两个索命小鬼，左边一个满脸凄惨，浑身是血，正扯着你的衣角；右边一个青紫的脸色，目露凶光，一手搭在你的右肩，还狠狠地瞪着我呢！’”

说到这里，陈久生不由神经质地瞄了瞄自己的左右，眼神略带惊恐之色。左秋明看着他这一举动，虽然心中生奇，但也没说什么。陈久生注意到了自己的失态，不禁有些难堪，稍平复了下情绪，说道：“我哪会相信他这一套？只冷冷地看着他，然后骂道：‘你个臭要饭的疯言疯语，若再不滚开，我可要喊巡捕房的人来抓你了！’”

左秋明听到此处，不由笑道：“陈兄一直随和待人，却为什么要与一个讨饭的动那么大的肝火？”

陈久生道：“唉！若是平时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就是一笑了之。可那天就是一副火暴脾气，谁都触碰不得，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。那乞丐听我骂他，不怒反笑，说道：‘先生不信我的话也不足为奇！我此处有张条子，先生且先收下，但看三日内应与不应吧。’说完，塞了个纸团在我手里，便大步走开了。”

左秋明问道：“那上面写了点什么？”

陈久生道：“我将那纸团摊开一看，见是一张小孩练字的毛边纸，皱皱巴巴的，边角裁剪得也是不齐，便好似从哪里偷撕下来的一样。上面有两句用毛笔写的诗，那笔法很是拙劣，比之初学的还不如。大约是：‘久见人间糊涂客，生见钱财无缘求。’我看完后并不当一回事，随手一扔，正落在圣玛利医院门前那条下水道内，亲眼见那条糊作一团，最后被水冲走。然后回去蒙头睡了一觉，醒

来时身体已经好了许多，这事情也就渐渐淡忘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久生喝了一口茶，放下茶盏，继续说道：“大约是三日后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内签阅文件，忽然来了一个电话，是托马斯洋行的老板小托马斯打来的，他与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，至今已经合作了三四年，订货一直很稳定。但是这一回小托马斯却在电话内将我斥责了一顿，说是上几批货里混了不少次品，让他损失了许多钱。我赶紧让阿茂开车载我去了托马斯洋行的仓库，见到了小托马斯本人，并查验了实物和单据，发现那批货的确是出了问题。这本是生意场上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先与小托马斯道歉，然后再由我赔偿他的损失，大约就可以完结此事。谁知我却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小托马斯大吵大闹了一番，最后还终止了已经签好的几张合同，宣称再也不和我往来了。”

“我没想到竟会如此收场，但是并不放弃，暗思小托马斯正在气头上，刚才说的也都是气话，若能有个中间人周旋一下，应该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，于是马上让阿茂送我去查理银行。那查理银行的老板与我和小托马斯都很熟，正好可以做这个和事佬。可谁知正在去查理银行的路上，汽车竟然抛了锚，阿茂开始检查车子，我也下车点了一支雪茄透透气。这时，我忽然发现我正站在圣玛利医院的门口，周围的环境也和我三日前遇见那老乞丐时一模一样。左老弟你可不要以为我在说故事，这世间真的就有如此巧合之事！我正寻思着会不会又碰到那个老乞丐，哪知这个念头刚一闪过，老乞丐的声音竟已在我的身后响了起来：‘久见人间糊涂客，生见钱财无缘求。’先生如此心急，可是为了求财吗？哈哈……既然已经说了是无缘，那任你再怎么去求也是求不到的，我的话可是应了吧？”

“我很是惊讶，我刚刚丢了一笔生意，正在想办法再争取回来，这岂不就是在‘寻财’吗？那老乞丐是如何知道的？被他说中了心事，面子上总有些过不去，于是装得很是生气，骂道：‘什么无缘有缘的，你上次说过什么了？我可一点都不记得了！’那老乞丐哈哈大笑，递上一张纸，说道：‘上次先生不是已看过了这张纸，还把它给丢到下水道了吗？’我接过来一瞧，顿时目瞪口呆，只见那纸无论是质地轮廓，还是笔画粗细居然都和原来那张一模一样，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同一张！但是我明明看见那张字条被水糊了，最后还被冲进了阴沟。就算这老乞丐能将它再拾起来晾干，至少也应该有些水印的痕迹，可我手上的这一张竟似完好无损一般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从书桌的抽屉中拿出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，道：“这张便是



那时老乞丐给我的字条了，左老弟也代愚兄辨别辨别吧。”

左秋明上前一看，果然就如陈久生所说的那般，道：“这样的毛边纸虽比不上宣纸珍贵，但也和宣纸一样，都是很容易渗水的，一旦湿了就算晾干也必然皱作一团，上面的墨迹更会模糊不清。至于你这一张纸条嘛……恐怕无论拿给谁看，都不会相信是从水里捞出来的。”

陈久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又怎会不知这个道理？正在那时，老乞丐忽然问我：‘先生是不是觉得奇怪，何以这纸过了水，却还能一点不变？’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那老乞丐哈哈大笑道：‘世间一切均是幻象，水即是纸，纸即是水，本就一物，又怎会有什么变化？我见你身后那两个小鬼已缠了你三日，非但没走，反倒越发凶狠可怕了。这里还有一张纸，先生不妨也看一看。’说完又塞了张字条在我手里，笑呵呵地走了。”从抽屉中拿出另一张纸条，说道，“便是这一个了。”

左秋明接过，只见这纸质和字迹都与上一张相同，好像也是从哪里偷撕的，上面是另外两句诗：“血脉相亲难脱解，光念无妄在何方？”所不同的是，这张字条在右上角多了个钢笔涂鸦。

左秋明略一推测，摇头笑道：“这两句诗又预示了什么？光凭字面还真是难以判断。”

陈久生说道：“当时我也看不出什么名堂，后来转念一想，只觉得这事未免有些荒唐，我何必为此劳心费力？那老乞丐之所以能说中‘寻财’的事，多半是看我像一个生意人，所以就在钱财方面瞎猜了一句，只是不巧被他蒙中了而已。我童心忽起，拿出钢笔在那纸条上随便乱画了几笔。”

手指着那右上角的涂鸦，道：“便是这个了！我画完后又将那纸条扔到了水里，眼见着它被冲入地下的阴沟。心想若是那乞丐再能弄出一张一模一样的来，我才真的佩服他。”

左秋明听完，不由看了看手中纸上那个涂鸦，瞪大了眼睛，满脸诧异地问道：“你说你把这纸又丢进了下水道，可是现在它却完好地在我手中。难道说，这张纸又是那老乞丐……”

陈久生苦笑着点点头：“你猜得一点都没错，的确是在我们第三次碰面时，那老乞丐给我的。”

左秋明不由对这件事情开始感兴趣起来，问道：“可晓得那老乞丐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两张一模一样的纸条又是怎么弄出来的？”

陈久生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晓得。第一次可说是那老乞丐预先弄了两张同样

的纸条来骗我，可这第二次真是有些奇了。他怎么知道我会在纸上画点什么？况且这涂鸦中何处用力、何处虚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假使是他从水里捞起来再模仿的，在图案已被水浸糊的情况下，模仿个大概形状还能勉强办得到。但是想要把笔角力度都勾画到位，这恐怕根本是不可能的。”

左秋明听完这段分析，不由连声称“怪”，将那纸条放下，喝了一口茶，问道：“那后来如何了？”

陈久生道：“后来我找到了查理银行的老板，对方也答应帮我打圆场。可惜结果真的被那个老乞丐言中，小托马斯已经找了别的卖家，再也不肯与我来往，真正就是‘无缘’二字！但那时我仍以为只是乞丐碰巧，因此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以后的几日也都平安无事，直到有一天中午，有一个客户请我去吃饭，我推辞不得，两人正要出门时，忽然来了个电话，是明慧女校的一个老师打来的。我妹妹正在那间学校读书，我恐怕她又调皮闯了祸。谁晓得那老师说我妹妹今日在学校大扫除时不慎摔伤，已被送到了圣玛利医院救治。我连忙辞谢了那个客户，驱车到了医院。还好我妹妹只不过是小腿轻微骨裂，外加手臂上划破一道口子，医生已经给她上了石膏，又包扎了伤口，另外还需要再留院观察几天。见到妹妹并无大碍，我也放下心来，反倒是那老师在电话里将情况说得严重了十倍，将我惊出一身冷汗。办过了住院手续后，我只身一人正往医院大门外走，不料那个老乞丐的声音突然又在我身边响起：‘血脉相亲难脱解’，亲人受伤住院，可算是‘血脉难脱解’了吧？唉……不幸又被老乞丐言中了。我转身一瞧，只见那老乞丐斜躺在医院大门一侧的石阶上，手中拿的正是那张我自己做过记号的纸条。”

“那纸条左老弟你也已经看过了，面对如此怪异之事，我当时的惊讶已是溢于言表。更何况这老乞丐又连续两次准确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那个时候，似乎已不由得我不信邪。那乞丐见我这次没有再骂他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‘我知道你现在多少还是有些拿捏不准。因为从一开始你便以为，一个老乞丐的话是决计不能相信的。但是眼前发生的这许多事，又实在难以有别的解释。两者如此矛盾，以致你现在心中七上八下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我说得对也不对？’这一番话将我的心理分析得丝毫不差，我实在很难将‘不对’二字说出口，只得默认。”

“那乞丐又道：‘我的话究竟能采信几分，这全由先生你自己做主。但是老乞丐我今日要说的是，你身后的那两个索命小鬼非但会对你不利，而且已经开



始影响你身边的人，先生可要小心了！’我对那小鬼一说还是有些不以为然的，大约那老乞丐见我面色有异，看出了我的心事，道：‘我便知道先生还是不信。也罢，便说与你听也无妨，你知道你妹妹今日是怎么受伤的？那时她正站在凳子上擦玻璃窗，你右边这个目露凶光的小鬼猛扑上去，一口咬在她手臂。你妹妹吃痛已经站立不稳，这左边的小鬼就在此时一脚将你妹妹站的凳子踢翻，她这才倒了下去。而这右边的小鬼却仍不松口，直到将你妹妹手臂上咬破了个大伤口才罢休。此时它嘴角边还挂着你妹妹的血，正看着你阴恻恻地冷笑呢！’他边说边指，讲到右边的小鬼便指我的右方，说到左边的小鬼便指我的左方，便好似真的亲眼看见了一般，直说得我背心发毛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除去小鬼那一段，他竟然将我妹妹的伤势，以及那老师所描述的受伤原因说得丝毫不差。”

左秋明听到此处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，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，道：“那后来这乞丐有没有再和你说过些什么？”

陈久生道：“我当时便问他：‘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’那老乞丐正想回答，忽然收口，道：‘哎呀！今日不巧，老乞丐有要事在身，改日再与先生叙说。’说完便站起身走了开去，我赶忙要追，可是那老乞丐三转两转，很快就没了踪影，我也只好作罢。从那日开始，我每天下午都去圣玛利医院看我妹妹，可再也没遇到那个老乞丐。这样过了六日，也就是昨天中午，正是我妹妹出院的日子。但我被几个租界的领事拉住应酬，实在脱不开身，只得派司机阿茂去接她。大约下午三点，我才离了酒席回到家里。眼见妹妹气色已经好了许多，心里也很高兴。这时我妹妹忽然交给我一个纸团，说是在她出院的时候，一个老乞丐趁阿茂没注意，硬塞到她手里的，并说事关重大，一定要她转交给我。我马上接过纸团，展开一看……”说到此处，陈久生不由脸色惨灰，两手缓缓地抽屈中拿出那第三张纸。

左秋明将那纸平铺在桌上，只见比之前两张都大了不少，上面的诗也多了两句：“大千世界多恶去，灾劫见前不需寻。难难相连有新陈，避无可避少良医。”在这四句诗下，还有一行小字：“七八汉字，内含玄机，急参急参！晓则柳暗花明，迷则六日内万事尽去！”

陈久生略显无力地说道：“你也看见了，这四句诗无不是在说我将有大难临头，下一行的小字则更是挑得明朗。若我能看出其中的奥秘尚且有救，若是看不出来，在六日内就万事尽去了！”

左秋明安慰道：“陈兄何必如此灰心，这老乞丐不过运气好些，连被他说中

了几件事情而已。他又不是神仙,怎能全信这人所说?”

陈久生长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你不必安慰我了,我陈久生风风雨雨十多年,又岂是一个容易灰心丧气的人?但是这几日中,我每次闭上眼睛,都会看到那老乞丐手中拿着一张纸条,然后就是我妹妹摔伤的模样。若换成是你,连续发生那么多怪异的事情,你信是不信?”

左秋明一时也是无言以对,心中暗想:“陈兄对那鬼鬼神神的事情从来不屑一顾,何以这次竟然大反常态?难道真的是被这些诗吓怕了吗?依我看来,他多半还是在担心自己妹妹的安危。他们幼年双亲早亡,这许多年来兄妹两人一直相依为命。这次的怪事却已有意无意地牵扯到了他唯一的亲人,自然不免有些过分紧张了。不过话也说回来,若换成是我遇见了如此怪异的状况,只恐怕也不免……”想到此处,不由苦笑地摇了摇头。

陈久生喝了一口茶,略微恢复了一点往昔的神采,说道: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也许这只是那老乞丐骗人的伎俩,结果害得我虚惊一场,但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一事情。左老弟,你我可是近十年的朋友了,我对你是信任的。万一我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那我妹妹就……”

左秋明连忙呸了七八声,打断了陈久生,道:“这么晦气的话你也讲得出?一来,这事的真假尚难下定论;二来,就算真有其事,我们尚有几天时间可以研究其中的玄机,将那难关给避了开去;三来,就算最后还是想不出,那所谓的大难也未必就是有关生死。天下间的坏事成千上万,况且那诗里可也没说一定会出人命,陈兄又何必如此轻易地放弃呢?”

陈久生听完这话,觉得有些道理,自己原先是想得太多了一些,勉强笑了笑,说道:“左老弟教训得是,刚才愚兄可真的是有些懦弱了。其实我已对那诗谜看了许久,但可惜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晓得左老弟对那稀奇古怪的事情最有研究,所以这次请老弟前来,也是想让你帮着一起参研参研,看看这诗里究竟藏了些什么秘密。”

左秋明道:“陈兄不必客气,所谓‘兄弟齐心,其利断金’。就凭我们的能力,在这混乱不堪的上海滩都闯出了一番天地,何况破解一个小小的诗谜?自是手到擒来,不在话下的。”这话说完,两人都大笑了起来。

左秋明虽然口中说笑,心中却是有些着急的,去掉昨日的一天,眼下只有五天时间来破解诗谜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不敢再有浪费,将那诗摊在桌上,不断地反复吟读道:“大千世界多恶去,灾劫见前不需寻。难难相连有新陈,避



无可避少良医。”念了几遍，忽然生了一个灵感，说道：“这诗的第一句是说世间多恶。第二句是讲灾劫已在眼前。第三句重复了前一句，意思也是灾难会很多。这最后一句‘避无可避少良医’似乎有些文章，我觉得这个‘医’字是个虚指。因为那医生是救人的，身有灾劫就好比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，正需要‘医生’来治。所以这一个‘医’字，应该就是能帮你避免这场灾祸的人！”

陈久生点头道：“老弟这么一说，好像的确是有这个道理，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‘医’呢？”

左秋明被他这么一问，顿时无言以对，再看一看原文，似乎又有所得，说道：“最后一句中提到的‘少良医’这三个字，大概意思应是你现在正缺少这个人。嗯……你可想想，你诸多的朋友和同事之中，是否曾冷落得罪了谁，又或是故意避开某人不去见他？”

陈久生皱眉思索了许久，说道：“老弟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出来做生意总不免会得罪一些人。类似你刚才说的，我只粗略想一想，便已经不下数十人，这个范围未免也太大了一些。”

左秋明一听，也觉得在理，如果不是自己还没找出这诗中对那“医”的一些限制条件，便是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。又细想了很长的时间，也没找到什么新的线索，这个方法只好作罢。

两人在书房内绞尽脑汁，又各想了三五个假设，但往往不是几句就被问倒，便是自己都觉得太过荒谬而放弃。

眼见日头西落，天色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，左秋明靠在沙发上闭目沉思，陈久生将电灯拉开，又拿起那张自己已经看过数百遍的纸条，自言自语地读起了诗下面的那行小字：“七八汉字，内含玄机，急参急参！晓则柳暗花明，迷则六日内万事尽去！唉……急参急参，有工夫写这行字，为什么便不将事情写明呢！”

这时左秋明正好想到了什么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声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陈久生勉强一笑，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发发牢骚而已。老弟你也累了，不如我们一同吃个晚饭，然后你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我们再……”

左秋明急道：“我不是说这个，你前面说的是什么？”

陈久生将纸条递了过去，道：“我念的只不过是那诗下的小字而已。”

左秋明接过去，仔细看了一遍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这玄机竟然是藏在八句诗里，而不是这最后四句！”

陈久生疑惑地问道：“左老弟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左秋明指着那纸条，道：“这下面的小字分明写着的‘七八汉字’，但这最后四句总共却有二十八个字，两者根本对不起来。陈兄可记得我们平常说的‘少女妙龄，二八年华’吗？这个‘二八年华’说的可不是八岁，而是十六岁。所以，这小字里‘七八汉字’指的也应该是有‘七八五十六’个汉字的意思。这诗的每一句是七个字，能凑出五十六个字的，只有将前后三次给你的八句诗都连起来才够啊！”

陈久生一听，顿时来了精神，连忙将最先的两张纸条摆在那四句诗前，组成了如下的一首整诗：

久见人间糊涂客，生见钱财无缘求。

血脉相亲难脱解，光念无妄在何方？

大千世界多恶去，灾劫见前不需寻。

难难相连有新陈，避无可避少良医。

两人辛苦了一个下午都无收获，却不想被无意间的一句“牢骚”点开了些许茅塞。虽说这距离解开全部诗谜还差了很远，可总算也是一大进步。但是这五十六个字内，又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谜底？片刻火光的闪过，换来的却是更多的迷惑，两人又陷入了苦思之中……

第二回 郑先生

东方已现鱼白，却是新一天的开始。陈公馆的书房内烟雾缭绕，左秋明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正吸着雪茄。陈久生手拿一本账册，在专心地翻阅着。

左秋明忽然开口道：“陈兄什么时候都账本不离双手，怪不得你比我有钱。”

陈久生笑了一笑，合上账册，说道：“除了看账册，我也实在没别的嗜好。随便翻翻，精神便可以好上许多。”

左秋明放下雪茄，以钦佩的眼神看着陈久生，说道：“这样都可以保持精神？看来我真的没你行，凌晨这会儿如果不来点雪茄或者浓茶，我不到十分钟就倒下了。”

陈久生笑着正要接话，书房的门却被敲响了，外面一个声音道：“老爷，大门外有一位姓郑的先生来拜访。”

陈久生站起身来，把门打开，原来是家中的一个佣人，大家都叫她林姨。陈久生问道：“姓郑的先生？我认识的人虽多，倒从来不认识什么姓郑的人。”

林姨摇头道：“这个郑先生很奇怪，他说他不是来找老爷您的，而是来找左先生的。”

陈久生回头看着左秋明，问道：“老弟你可认识一个姓郑的人？既然他是找你的，怎么反而摸到我家来了？”

左秋明也很是奇怪，脑中忽然想到一人，笑道：“莫非是那个家伙……可否

麻烦林姨请他进来？”

林姨转头看着陈久生，陈久生点头道：“左先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把这位郑先生请到书房来吧。”

过不多时，一个四十多岁、身材略显矮胖的人被带了进来。这人生了两撇小胡子，穿了一件风衣，见到陈久生便大笑起来，拱手说道：“哈哈，这位想必就是在英租界赫赫有名的陈大老板了，您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！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！”

陈久生也拱手回礼，自谦道：“谬赞，谬赞。在下这点薄名，全都是大家的抬爱与赏脸罢了。”

左秋明站在一旁，也在那里拱手回礼，口中颇为不平地说道：“郑探长还真有眼光，一见到有钱的大老板就立刻上去巴结讨好。像我这样的穷朋友哪怕就站在眼前，都可以不闻不问了。”

这“郑探长”笑着拍了拍左秋明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左老弟，若你也算穷朋友，那我这种每个月都在等米下锅的人岂不是要去跳楼了？这是在陈大老板的府上，我怎么也得先和这里的主人打个招呼吧！若是因为缺了礼数而被陈大老板赶出门去，那我多没面子，老弟你说是不是？”说完，三人不约而同地都笑出声来。

左秋明给陈久生介绍道：“这位是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，姓郑名鲍，手下有十几名探员供他差遣，可威风得很，英租界里发生的重案一般都是他去办的。”

郑探长听了不由一阵苦笑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哪里有什么威风了？在中国人的地盘却还要看洋人的脸色，若不是为了混口饭吃，谁愿去做这么一个差事？”此话一出，陈久生顿时对这位探长大生好感。他周旋于各国租界领事之间，各种谄媚小人见得实在太多，似这般既有爱国之心，又敢毫无顾及地说出一番肺腑的人，已经是少之又少了。

三人在书房内各自坐下，林姨送上了热茶。左秋明问道：“老郑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郑鲍端起了茶杯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刚才去你家找你，但是你家里的人说你昨天来了陈老板府上，直到现在都还没回去。我听了这话，就立刻跑来这里了。”

左秋明不由好奇，说道：“现在天刚亮，不过才五点多钟。你三更半夜的就来找我，莫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”

郑鲍的表情忽然有些僵硬，放下茶杯，说道：“不瞒两位，昨夜十二点左右的时候，在定康路发生了一起凶案，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的。”